



罗泰琪 ◎ 著

年度最具影视改编潜力作品

这是一场关于黄金的战争
更是一场关乎民族的战争

军统、共党、袍哥三方各显身手，大展拳脚，
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、曲折离奇的黄金争夺战！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黄金争夺战

罗泰琪 ◎ 著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金争夺战 / 罗泰琪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80766-637-0

I. ①黄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6726 号

责任编辑: 何 阳

封面设计: Shirley

责任校对: 李端苑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: 510095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印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 (通州区潞城镇南刘各庄村村委会南 800 米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7.5 印张 200 千字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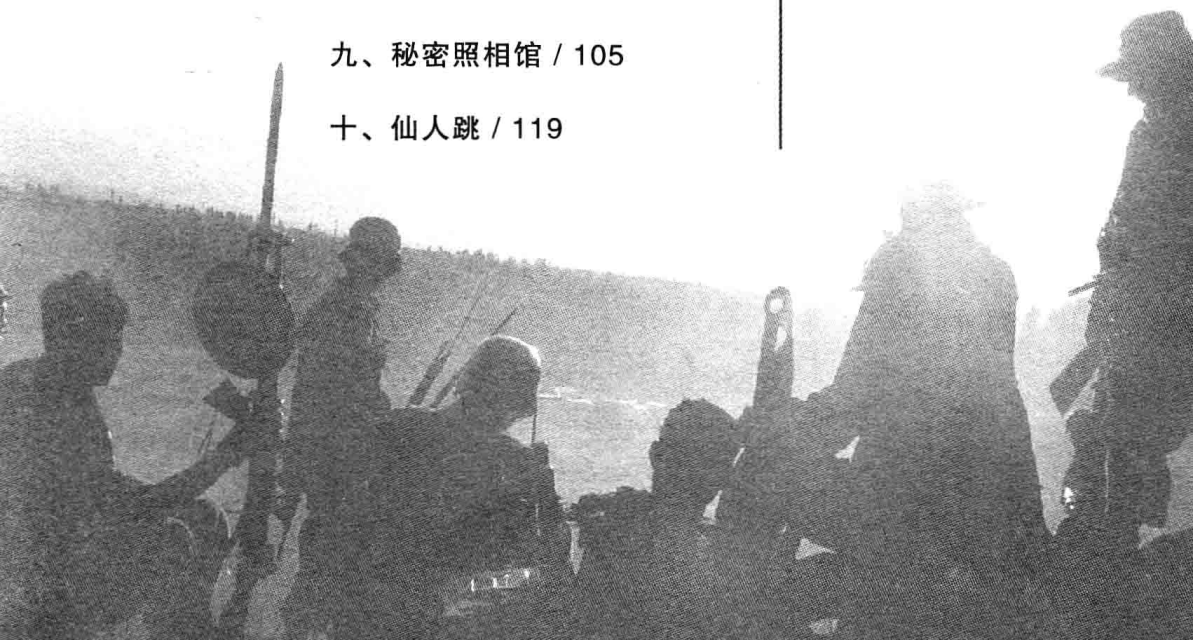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

目 录

- 一、打擂比武立少舵主 / 001
- 二、不是冤家不聚头 / 019
- 三、接头人露馅 / 029
- 四、巴将军的秘密情报 / 051
- 五、唤醒沉睡的巴将军 / 057
- 六、算命先生 / 067
- 七、惊闻黄金黑名单 / 079
- 八、陈公馆引狼入室 / 093
- 九、秘密照相馆 / 105
- 十、仙人跳 / 119





目 录

- 十一、拉肥猪 / 135
- 十二、美男计 / 149
- 十三、三方密战教场坝 / 157
- 十四、三刀六洞杀鬼头 / 173
- 十五、军统招待所 / 191
- 十六、特务总队看守所 / 211
- 十七、盗墓奇遇 / 223
- 十八、交际花之死 / 241
- 十九、水蛇洞 / 261
- 二十、军统大院爆炸案 / 271



一、打擂比武立少舵主

张素素十岁上峨眉山学武艺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十年时间学得一身真功夫，长拳醉拳、长枪短刀、太极气功，样样拿得出手。在外十年甚是想家，准备下山回家。师父喜欢她，舍不得她走，留了又留，见她执意要下山，也只得点头应允，但有一个小条件：再住三个月。

张素素不好违逆，忙点头答应，但归心似箭，背过身气得脸青面黑，晚饭也吃不下，捧着饭碗挑来挑去怎么也吃不进嘴。同门师兄梅江和武力围过来笑着说：“恭喜、恭喜，请客、请客。”张素素跟他们一阵毛噪：“去！去！哪壶不开提哪壶！”梅师兄、武师兄包着一嘴饭菜想笑笑不出来，呛着了亢亢咳嗽。梅江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狗……狗坐驾兜不识抬举！”三人哈哈大笑。

张素素不知道这是师父良苦用心。当天深夜十二点，值守和尚唤醒张素素，引她穿庭过院来到一处僻静小院，师父正端坐檐下。师父叫值守和尚关上门，在门外守卫，不准任何人偷看，然后对张素素说：“你不是一直想学九阴八卦掌吗？为师现在教你。”张素素听了心花怒放，



两只大眼睛眼光闪烁。

三个月后，张素素从峨眉山下来，刚走到报国寺，老远见着一行人逶迤而来很是面熟，忙发功定睛打望，原来是重庆老家来人，心里顿生喜悦。十年间，师父管教严厉，一年只放十天假，其他日子不准踏出峨眉半步。张素素虽练得一身盖世绝功，又修得孔孟之道，睡如弓，站如松，走如风，但毕竟只是二十岁的大姑娘，童心未泯，突然见到家里人，喜出望外，大叫着飞奔上去，一条长辫左右晃荡着。

来人是张公馆管家，奉了张大爷之命，专程从重庆赶来宣布一件大事，有了拳头还得有枪杆，去成都军校学两年再说，先不必回重庆了。张素素的父亲张乾坤是重庆礼字社袍哥龙头大爷，长得牛高马大，满脸络腮胡，行事凶悍，说话横眉狠眼。十年前上峨眉山张素素哭得像个泪人，一步三回头，拼死不上山。张大爷一声令下，随从将她扛起就走。

素素无话可说，去了成都军校。两年一晃而过，素素长成了女人模样，如花似玉，两只大眼深藏秋波，熠熠有神。爱穿一件短袖桃花色蓝滚边旗袍，左手腕上戴着一个暗红色玉镯，右手提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皮包，包里除了女人用品还有一把手枪。

走在街上，若有人以为这般美丽的小姐必定弱不禁风想占便宜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素素不仅功夫了得，还学得一身现代军事本领。手枪步枪机关枪，枪枪命中，小炮山炮榴弹炮，炮炮能发，至于擒拿格斗、情报侦察、作战指挥，也是科科优秀，一般男人怕是十个八个打不过她。

素素深得军校长官青睐，想留她训练女兵。她说：“报告长官，老爸令我马上回去当舵主。”长官是个倥子（非袍哥）没听明白，问：“啥主？当地主？”张素素说：“不是地主是舵主，就是江湖人称老大。”长官问：



“你去当老大？管好多人啊？”张素素说：“管重庆和下川东上万人马。”长官一脸惊讶，挤眉弄眼，突然一个敬礼说：“报告舵主，我是营长你是军长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敬礼！”二人哈哈笑。

素素当舵主原本是一句玩笑话，哪里说哪里丢，认真不得。哪知道回到重庆一进张公馆，抹了一帕脸，堂屋刚落座，递到手里的盖碗茶还没来得及喝一口，张大爷眉开眼笑地说了一句天大的话：“这下对了，老子也该享清福了。妹娃，你来当舵主。”素素正嘟起嘴扑扑吹热茶还没反应过来，妈妈笑开了花，说：“死老头，想得出来。哪朝哪代有妹娃当舵主的？还是赶紧找个婆家嫁出去要紧，都成老姑娘了。”张素素一瘪嘴说：“妈！啥老姑娘小姑娘的，我才不嫁人，就当舵主，就当舵主！”

这话原本是气话，用来挡嫁人的话，张素素没当真，妈妈也没当真，可张大爷当了真，以为女儿十二年习武练功成了巾帼英雄，开口就是豪言壮语，便找管事五爷何春生商量。

袍哥组织分十排。头排称大爷，又叫舵把子、舵主，分为龙头大爷、执法大爷、闲大爷。二排一个人，称圣贤二爷，不管事，做楷模。三排叫当家三爷，专管人事财务。五排称管事五爷，分内管事、外管事、闲管事。六排称巡风六爷，负责放哨巡风、通风报信。八排九排听候调遣，打杂办事。十排称老么跑腿。不设四排和七排，原因是胡四、李七背弃盟约，出卖弟兄。

袍哥有话，内事不明问当家，外事不明问管事。张大爷遇到难事就找管事五爷何春生，把自己的想法说了，征求他的意见。何五爷听了笑说：“你不说我也晓得你的主意，是不是十二年前就这样想了？”张大



爷摸着胡子哈哈笑，手指着他鼻子说：“你啊你，成我肚里蛔虫了。你跟我这么多年是晓得的，大儿天性软弱，走路怕踩死蚂蚁，只好弃武从文，倒是读了好多书，可越读越笨，学会了跟老子唱反调，被我一顿臭骂，跑到欧洲去读书去了。”

张大爷喝口茶接着说：“二儿就不摆了，十岁上峨眉山摔死球了，还望哪个？只好把幺妹当儿养。还好还好，歪打正着，幺妹竟然有了出息。据峨眉山下来的人讲，武家那娃娃，梅家那娃娃，叫啥……”何五爷忙打帮腔：“武家的叫武力。梅家的叫梅江。你昨天还跟我提起他们。”

张大爷从小吃袍哥饭，长年在江湖上打打杀杀，安家安得晚，三十来岁才想起娶妻生子，所以年过六十，幺女才二十二。他眯起眼睛嘿嘿笑，说：“我这把年纪啊，记性好忘性大。说是这个武力和梅江的功夫还不如小丫头。我自然不信，问他有何依据。你猜他怎么跟我说？他贼眉贼眼、细声细气跟我咬耳朵：‘她师父把最绝密的九阴八卦掌教给她了。’你听听，江湖上失踪多年的九阴八卦掌啊！我这辈子都没看过，那个阵仗才不得了哟，九阴八卦一出手，天昏地暗日月无光……”

“爸爸又在乱说！”张素素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一屁股坐在八仙桌边上的空椅上，也不管辈分够不够：“哪有这么邪门？不过是失传久了越说越邪而已。不过爸爸我说过多少回了，师父有言在先，不准再跟外人提及此事。”张大爷冲何五爷挤眉眨眼，亢亢咳两声说：“说话没大没小。你何五爷是外人？我是有大事跟何五爷商量才……”

何五爷忙站起来嘿嘿笑。

张素素打断她爸爸的话，说：“啥大事？又是舵主是不是？我那天说的气话也当真。不当，你老人家健健康康的我当啥舵主？我还准备去



欧洲见大哥呢，别打我的主意啊，拜托拜托！”说罢起身扬长而去。

张大爷一脸苦笑，说：“这丫头……看我哪天好好教训教训……”

何五爷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巾帼英雄，巾帼英雄，就照你的意思办。不过，小姐英雄，来日方长，而你老人家英雄暮年，老当益壮，是不是由小姐先做少舵主，过几年再接班，道理上也好讲一些。”

张大爷苦瓜脸上顿时绽出微笑，说：“好说好说。只是有人不服怎么办？”

何五爷说：“你指的是巡风曾五爷？”

张大爷点点头。

何五爷眉头一皱说：“这好办这好办，摆擂比武就是了，只是不知小姐是不是有真本事？”

张大爷那点微笑立即烟消云散，一张脸难看死了，也不搭腔，只顾掉头抱起烟筒，从烟丝盒里掏一绺烟丝装上，扑扑几声吹燃纸捻，点上火咕咕抽烟。何五爷这才晓得说陡陡了，忙改口说：“我这是歪嘴和尚念经——念歪了。不是小姐有没有真本事，是怕小姐出手过猛伤了自家兄弟。”

俗话说老还小。张大爷一辈子走南闯北，胳膊上行得车，拳头上立得人，从来没有婆婆妈妈这一套，可也怪，一满六十心态就变了，半夜三更常梦到金盆洗手，立地成佛。这不，何五爷骗人的话竟听进去了，一张脸又笑得稀烂，说：“这简单，我叫她礼让三分就是了。老五啊就这么办，开个比武大会，张素素当擂主，谁不服气都可以上台挑战，打赢张素素有奖，打不赢就立她为少舵主。”

何五爷嘴上不说心里在想：礼字袍哥是浑水袍哥，打打杀杀是家常



便饭，多的是英雄豪杰，要是素素吃了败仗怎么办？还立她做少舵主吗？要是众人不服又怎么办？难道要大开杀戒？

重庆袍哥是横行组织，所谓兄弟道，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信条，主要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，为五类性质的人参加。仁字是有面子、有地位的人，义字是有钱的绅士、商家，礼字是小手工业者，智信两堂是测字、算命、跑堂、道士、兵卒等下贱行业的人。这些堂口各有特色，仁字讲顶子，义字讲银子，礼字讲刀子。又有一说，仁字旗士庶绅商，义字旗贾卖客商，礼字旗耍枪。袍哥也不是见人就收，有九种人就不要，如娼妓、替人烧水烟者、修足匠、擦背者、理发匠、男扮女艺人、贼娃子、偷人婆娘、母亲再嫁等。

袍哥多以讲豪侠重义气为口号，以五伦八德为信条，但由于帮派意识膨胀，逐渐形成两种不同袍哥，即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。清水袍哥操票子，浑水袍哥动刀子。

重庆袍哥堂口上千个，最有名的有军界的范绍增、陈兰亭、石肇武、冷开泰、邓叔才、马昆山、龚谓德、陈俊珊。

张大爷的礼字社也是响当当的大堂口，重庆有总社，川北、川东、川南五十余县有分社。要在这一带跑码头，只要有张大爷的公片宝扎，就可以拜码头，拜完码头自然有人出来替你接风洗尘，安排吃住，解决麻烦，如若涉及三刀六眼、报仇雪恨的刀案，那得看你有没有鸡毛加炭文书，若是有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有人替你出面解决。

张大爷摆擂比武的响片一打，川东、川北、川南五十余县闻风而动，走路的、坐车坐船的，提前几天就牵成线往重庆涌。有打擂英雄，打得赢打不赢事小，借机讨张舵主喜欢事大；有逢场作戏者，有钱捧钱场，



有人捧人场；有好事者、好玩者，好不容易碰见打擂选少舵主，好不容易有了上重庆城的机会，自然邀邀约约前来一饱眼福。

张大爷打擂比武立少舵主是公事，暗地里也夹杂着私心，一是趁机为女儿接风，大树特树女儿威名，二是借此选婿招亲，了却为父为母一桩心事。所以扯旗放炮，大操大办，竟比最郑重的农历五月十五单刀会还热闹。

打擂比武这一天，礼字总社张灯结彩、排摆香案、大设宴席、广纳宾朋。第一个活动是新人入会仪式，新参加袍哥的人提供身家清己事明资料，经审核符合条件后，由引进人带进来排成排，集体叩拜恩兄承兄保举兄引进兄四兄，接受栽培，确定排行，成为袍哥。第二个活动是颁奖，由当家三爷宣布立功受奖名单，当场论功行赏，办理提升。第三个活动才是打擂比武。

张大爷身穿长袍马褂，脚蹬千层底缎面鞋，头发抹菜油梳个一片瓦光生生一丝不苟。他上台讲话：“弟兄伙都是英雄好汉，今天前来捧场是看得起我张大爷，道谢了！我当着天地众人重申一遍，哪个打赢小女本人绝不计较，反而重重有奖，小女要是打败众人，就立她为少舵主。袍哥人家说一不二，绝不拉稀摆带。”

众人挥手叫好，吼声如雷。

主持人何五爷大声宣布：“礼字社打擂比武立少舵主现在开始！请擂主张素素张小姐上台！”

张素素一身黑装，黑衣黑裤黑帽黑靴，帽额上戴一朵金线红梅分外显眼。她在台下缓缓站起身，上前几步突然发力，一个箭步嗖地一声跳上两丈高擂台，引来众人啧啧赞叹。她抬臂拱手，声音洪亮：“各位前



辈同辈，素素今天学成归来作汇报，请多多指点！如有不周不到，请多多原谅！请了——”说罢，站到一边等候挑战。

何五爷一手操持这次活动，自然最清楚最大的挑战者是巡风六爷曾田生，此人武功出众，心狠手黑，多次扬言老子早该坐三排，很可能趁机打败张素素逼张大爷提升他，加之他徒弟众多，武艺高超者甚众，跃跃欲试者不少。除此之外，来的众多人中好事者、好功者不少，不外乎出风头浑水摸鱼。不过何五爷最担心的还是那天给张大爷说的半句话，不知道张素素究竟有没有真本事，如若有个闪失，如若曾五爷下手过狠，张大爷的面子还要不要？如若要，必将大开杀戒，礼字社将面临分崩离析。

昨晚何五爷专程拜会张大爷，刚张嘴提及打擂比武便被打断。张大爷嘿嘿笑说：“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就免开尊口吧。礼字社要发扬光大就需承前启后，若要承前启后就需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潮流可顺不可挡。至于素素命运如何，我已尽人事，就看天意吧。天灭我张家也不可违。”

何五爷听了如雪上加霜，无话可说，回家睡觉，一夜睁眉鼓眼，此刻眼睛还挂着红丝。他见张素素一步登台，初露锋芒，心中略喜，忙收神敛意，大声说道：“各位英雄，今天打擂比武是我礼字社尚武扬威，推陈出新之举。望诸位各显神威，尽施本领，但也希望惺惺相惜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了和气。好了，有挑战者吗？登台亮相。”

台下数百人顿时传出哄哄之声，仿佛飞进一群大黄蜂。有人你推我我推你高喊：“打擂招亲，机会难得，张三你还不快上！”张三体弱多病忙往后躲，大家捧腹大笑。曾五爷坐在板凳上叼根铜头铜嘴水竹烟杆，哧哧敲石点火吧嗒吧嗒抽烟，鼻孔喷出两条烟龙。他在眼雾中也了



一眼曾白沙。

重庆人把光头叫白沙，曾白沙长年留光头，人称曾白沙，坐八排，专管巡风打探，不服气得很，一心想坐六排。昨晚曾五爷请他喝酒，给他打包票，张大爷要是不提升你，我的六排让你坐。他一见曾五爷瞟他立即站起身，急走几步，运气发功，一个箭步飞上擂台，稳稳当当落在何五爷身边，脸不变色心不跳，拱拱手说：“五爷，小辈献丑来了。”说罢，一张清水脸嘿嘿笑。

台下坐头排的张大爷顿时皱了皱眉头，问身边的张妈妈：“这龟儿是哪个？”张妈妈说：“这不是曾五爷的侄儿吗？”张大爷便扭头寻曾五爷，曾五爷忙低头吐痰避眼锋。张大爷嘿嘿笑，对邻座圣贤二爷嘀咕说：“格老子装蒜！”二爷素来站在大爷一边，嘴角浮起蔑笑，细声细气说：“他龟儿做梦都想往上爬，你就给他戴一顶帽子嘛。”张大爷问：“啥帽子？”二爷说：“绿帽子。”二人捂嘴笑。

何五爷一声开打，张素素和曾白沙四拳相拱，第一场打擂开始。只见二人怒目相视，张臂挪步，团团旋转，寻找战机，突然，曾白沙虎步前冲，右拳直击张素素胸膛，大有一鼓而胜之势，哪知张素素见惯不惊，侧身后退半步让过来拳，顺势掌击后背，打得他差点摔跟斗。

曾白沙站稳脚跟嘿嘿笑，想张素素不过一弱女子，十年峨眉功夫怕也是花拳绣腿，并没放在眼里，便主动开战，哪知一拳过去竟打了一个空，身体自然前倾，背上突然又挨上一掌，脚步顿时大乱，不觉惊出一身冷汗。好在他身手不凡，并未全力攻击，又有极扎实的基本功，忙收住身子，暗暗运气发功，一记箭步跳出圈外，勉强一笑，说：“看我二招！”话音未落，曾白沙果真一跃而起，飞起丈高，凭空临下，直扑张



素素而来。

张素素杏眼一瞪，认识这一招叫虎步猿臂，武林人称飞虎吃人，若稍有大意等其近身，先是拳脚相加，后是泰山压顶，不死即伤，绝不可让其靠近，便发动轻功嗖地一声飞起。

曾白沙这一招是曾氏绝招，只要出招，战无不胜，从没失手。那年，峨眉山白眉道人广发英雄帖，遍请南北高手神州论剑。曾氏祖先是少林好汉，前来应战，关键时刻用的就是这一招，一举打败白眉道人，赢得神州第一剑。

曾白沙自然也知道这个故事，所以并不把张素素的十年峨眉功夫看在眼里，自觉凭飞虎吃人之功就稳操胜券，加之年轻气盛，求胜心切，见第一招吃了亏，第二招就用了祖传绝技，想的是旗开得胜，马到功成，哪知道腾空而起，正待从天而降，对手竟逃之夭夭，忙收起功夫落地站稳，定睛细看，我的天，那丫头怎么飞到擂台横梁上正冲自己嘻嘻傻笑，顿时从头凉到脚，一张脸青一块紫一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。

正在这时，张素素从天而降，舒臂展腿，直扑而下。曾白沙躲避不及，被虎步踢中肩背，一个踉跄差点摔倒，又连遭拳击，顿时头昏眼花，金星四溅，一个狗吃屎倒在台上，张脚张手趴在那里动弹不得。

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掌声、吼声。

张妈妈因为过度紧张，双手紧紧抓住邻座圣贤二爷的手不放。二爷被揪得极痛又不好喊，只好把牙齿咬得帮紧。张大爷晃眼看见了忙一巴掌打过去，说：“老婆子，你扭住人家不放想私奔啊？”三人一阵好笑。

何五爷见张素素如此英雄，脸上浮起红光，心里那个担心自然无影无踪，等张素素略事休息、整顿衣帽后，中气十足地说：“各位，张小



姐这般英雄是我们礼字社的福气，有不服的没有？是英雄是好汉的尽管上来！”

曾五爷把曾白沙恨了又恨，一张脸黑得像要下暴雨，也顾不得喝茶遮脸了，大声武气喊他的另一个高徒上。这名叫雷神，长年信佛吃斋，外号雷和尚，也是八排的打手，专门惩罚违规弟兄。有一年，邻镇一个周家大户娶媳妇，三个青疙瘩袍哥去吃喜酒，多喝了几杯，跑到街上去耍，又到区公所隔壁茶馆吃茶，故意跷起二郎腿亮出腰杆上的手枪。雷和尚得知情报，立即带人去茶馆，当场开枪打死那三人。

雷和尚牛高马大，轻功不行，硬功厉害，走上擂台拱拱手，一言不发，横眉恨眼立在那里。何五爷晓得他的毛脾气，也懒得理他，对张素素说：“可以开始吗？”张素素点点头，向雷和尚拱拱手。二人即开打。雷和尚的打法与曾白沙不同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并不急于求胜。二人大战三个回合不分高下。

曾五爷看了暗自喜欢，对，就这样跟张素素打车轮战，一个消耗你一分功，十个不就把你消完啦？

张大爷是个急性子，一看素素跟他磨洋工，怕她上当，张大嘴巴高喊：“素素，莫跟他……”圣贤二爷忙伸手捂住他的嘴细声说：“不能递招，不能递招。”张妈妈也说：“不要坏规矩。”张大爷一把拉下他的手说：“上了厕所的手帮臭！”三人哈哈笑。

张素素何尝不晓得车轮战，只是想起师父的教诲，习武之人千万不可动头刀，见雷和尚只是消极防卫，便不好主动出击，生怕大家说她仗势欺人。可张大爷刚才那一吼，虽说只有半句话但已然明白，便暗暗寻找对方破绽，一有机会就打他下去，免得空耗精力。



雷和尚偷眼瞄台下，见曾五爷正抿嘴微笑，心想自己打对了，便继续消极防卫，打两拳歇一拳，进一步退两步，打了半天一点汗也没出。正在暗自得意，突然脚下一滑，像是踩到什么东西，一个趔趄，身子晃了两晃，忙凝神闭气，可就在这一瞬间，一只拳头迎面打来，急得忙往左躲，哪晓得另一只拳头正在左边等候，顷刻即至，不偏不倚正中鼻梁，顿觉眼花缭乱，昏天黑地，正待运气跳出圈外，又被一阵拳脚困住不得脱身，顷刻之间便云里雾里了。

台下人一阵喝彩。

接着又上来众多好汉，耍长枪的、舞短剑的、玩三节棍的、打南拳北拳猴拳醉拳的。张素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十八般武器随便怎么玩都奉陪。这一轮车轮战打得昏天黑地，日月无光，最后擂台上只剩一个人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擂主张素素。

张大爷和张妈妈笑眯了，四只巴掌拍得通红。

二爷说：“叫花子打烂讨饭碗——高兴早了。”

张妈妈说：“我女儿如此神武，未必还有哪个敢上去找死？”

张大爷说：“有、有，就是那个龟儿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观众席上响起一个莽粗粗的声音：“我也来凑个热闹！”掉头一看，我的妈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礼字社武术总教头曾五爷，站在那里像一尊金刚，两只大眼凶神恶煞，好比如来佛门前魔家四将。张妈妈三魂吓飞两魂，一张脸卡白，一手拉住张大爷低声说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

张大爷晓得此人厉害。有一回遇兵围剿，众兄弟死劫难逃，他说：“老子断后你们走！”他双拳独战长坂坡，挡住了几十个人的进攻，帮助众